

“黑粉”爆炸

——常州地下木粉加工厂事故调查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而地板生产的余料木粉是造纸和皮革的原料之一，受暴利驱动，常州出现了数十家木粉筛粉企业，但拥有合法资质的却不超过5家。



爆炸后的木粉加工厂厂房 本报记者 阮云霄/摄

本报记者 阮云霄/文

在江苏常州横林镇打工的贵州农民工李华，将木粉从地板厂运到筛粉厂时，厂房突然爆炸，火焰迅速将他包围。

被大面积烧伤的李华，目前已经花费26万元治疗费，家里四处筹借，并卖掉房产，也抵不住医院又一次的催费通知单。“如果断药，李华依旧面临生命危险。”家属含泪告诉记者。

让人惊讶的是，爆发火灾的这家企业，居然是一家没有名字、没有批文的黑厂。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而地板生产的余料木粉是造纸和皮革的原料之一，受暴利驱动，常州出现了数十家木粉筛粉企业，但拥有合法资质的却不超过5家。

处于真空地带的大批非法工厂，严重的安全隐患却在不断威胁工人的生命。

黑厂爆炸

6月10日，李华还躺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内。事发20来天，伤情虽有所好转，但全身还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主治陈医生告诉记者，李华全身70%面积被烧伤，烧伤程度为2—3度，入院时伴有休克。

在常州横林镇的非法筛粉厂，严重的安全隐患却在不断威胁工人的生命。

使用。

爆炸事故发生后，车主和厂方拿了一笔钱后拒付医药费，家属一怒之下围堵了312国道长达3小时，车主顾海滨和厂长陈孝唐在当地政府的调解下，只得勉强拿出一笔钱。

目前，两老板拿了不到9万元，而花去的治疗费已达26万元。由于李华住贵州偏僻农村，面对巨额的医药费，家里四处筹借高利贷并含泪卖掉房子及物品，银行贷款数万元后再也无法贷款。

“医院一次又一次的欠费通知，李华依旧面临生命危险，我都不想活了。”李华的妻子郑女士从身上掏出几张欠费单，记者采访的6月8日到11日之间，医院又多次下达欠费通知，目前已欠费3000多元，家属已经无力再筹借医疗费，李华生命遭到威胁。

记者了解到，筛粉厂的工序是，将木粉放进粉碎机粉碎后，再放入筛机里面筛选，加工后的粉末，根据粗细程度分为30目、60目、100目等品种，“最精细的是250目，这种粉末装在袋子里，像水一样可以流动”，而出售的价格，也因为粗细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加工后每吨有200—400元不等的利润，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2吨左右，但是支付的薪水就200元左右，所以导致大量的木粉厂盘踞在当地。

很多人和陈孝唐一样，购进大批机械设备创办非法筛粉厂。

记者了解到，筛粉厂的工序是，将木粉放进粉碎机粉碎后，再放入筛机里面筛选，加工后的粉末，根据粗细程度分为30目、60目、100目等品种，“最精细的是250目，这种粉末装在袋子里，像水一样可以流动”，而出售的价格，也因为粗细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加工后每吨有200—400元不等的利润，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2吨左右，但是支付的薪水就200元左右，所以导致大量的木粉厂盘踞在当地。

在常州，和陈孝唐一样没有手续的非法筛粉厂有30多个，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厂只要打点一下政府工作人员，就可以继续开办。记者采访得知，陈孝唐在4年前就已开办木粉厂，场地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雇佣10来个工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陈孝唐实力不断壮大，后来，承包了徐建新的筛粉厂，在当地同类企业中，陈孝唐两个木粉厂的规模已成为当地“龙头老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地利。

在常州，和陈孝唐一样没有手续的非法筛粉厂有30多个，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厂只要打点一下政府工作人员，就可以继续开办。记者采访得知，陈孝唐在4年前就已开办木粉厂，场地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雇佣10来个工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陈孝唐实力不断壮大，后来，承包了徐建新的筛粉厂，在当地同类企业中，陈孝唐两个木粉厂的规模已成为当地“龙头老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地利。

“我们被他们弄惨了。”多名家属夜间在工厂上班赚取生活费，白天在车主、厂方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三者之间周旋，讨要医药费并且不断上访。

“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找企业先拿出部分钱来医治，下一步再通过法院查封他的财产。”横林镇副镇长唐法荣如此说。

“灰”色链条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陈孝唐发生爆炸事故后的筛粉厂又死“灰”复活。

一个2000多平方的厂房，一半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旁边的一半又开始非法恢复生产。爆炸事故发生后，陈孝唐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是什么原因导致非法筛粉厂如此胆大？

一位当地人道出了其中的真相：“发生事故的木粉厂多年以前由塑料厂老板徐建新（音）创办，后来转手承包给了陈孝唐。徐建新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官方也有人脉。’”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徐建新有一个响亮绰号叫“110”，其言下之意是，如果找公安局摆平的事，找他就能搞定，所以在社会上被称为“110”。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徐建新塑料厂的工人驾驶无证车辆被交警查处，只要顺口说“这是110的车，就马上放行”。

唐法荣在提到徐建新时也称“110”，谈及李华被烧伤的医疗费问题，唐镇长的口吻耐人寻味，“找个和他关系好的人说一下，让他拿点钱出来。”

当然，陈孝唐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这也是一个非法筛粉厂办的有声有色的原因之一，“去年，我曾经找过几家保险公司，准备把厂房入保，花一万多元请人吃饭，最后保险公司的人都说，这是黑厂，不能入保。”陈孝唐告诉记者。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据估算，地板生产企业就达500家以上，这些地板厂在每切割一平方地板时就会产生一公斤左右木粉。最大的

企业，每天要产生的木粉几十上百吨，最少的也要10来吨。

“10多年前，这些木粉全部当垃圾丢弃，后来，有人把这些木粉买来加工后，再卖到外地一些纸厂和皮革厂当原料，而且价格节节攀升，如今，从家具厂购买木粉的价格也被不断抬高，每吨要花600多元”，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人因为争夺购买家具厂的木粉而多次发生打架”。

很多人和陈孝唐一样，购进大批机械设备创办非法筛粉厂。

记者了解到，筛粉厂的工序是，将木粉放进粉碎机粉碎后，再放入筛机里面筛选，加工后的粉末，根据粗细程度分为30目、60目、100目等品种，“最精细的是250目，这种粉末装在袋子里，像水一样可以流动”，而出售的价格，也因为粗细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加工后每吨有200—400元不等的利润，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2吨左右，但是支付的薪水就200元左右，所以导致大量的木粉厂盘踞在当地。

在常州，和陈孝唐一样没有手续的非法筛粉厂有30多个，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厂只要打点一下政府工作人员，就可以继续开办。记者采访得知，陈孝唐在4年前就已开办木粉厂，场地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雇佣10来个工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陈孝唐实力不断壮大，后来，承包了徐建新的筛粉厂，在当地同类企业中，陈孝唐两个木粉厂的规模已成为当地“龙头老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地利。

“我们被他们弄惨了。”多名家属夜间在工厂上班赚取生活费，白天在车主、厂方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三者之间周旋，讨要医药费并且不断上访。

“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找企业先拿出部分钱来医治，下一步再通过法院查封他的财产。”横林镇副镇长唐法荣如此说。

“灰”色链条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陈孝唐发生爆炸事故后的筛粉厂又死“灰”复活。

一个2000多平方的厂房，一半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旁边的一半又开始非法恢复生产。爆炸事故发生后，陈孝唐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是什么原因导致非法筛粉厂如此胆大？

一位当地人道出了其中的真相：“发生事故的木粉厂多年以前由塑料厂老板徐建新（音）创办，后来转手承包给了陈孝唐。徐建新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官方也有人脉。’”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徐建新有一个响亮绰号叫“110”，其言下之意是，如果找公安局摆平的事，找他就能搞定，所以在社会上被称为“110”。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徐建新塑料厂的工人驾驶无证车辆被交警查处，只要顺口说“这是110的车，就马上放行”。

唐法荣在提到徐建新时也称“110”，谈及李华被烧伤的医疗费问题，唐镇长的口吻耐人寻味，“找个和他关系好的人说一下，让他拿点钱出来。”

当然，陈孝唐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这也是一个非法筛粉厂办的有声有色的原因之一，“去年，我曾经找过几家保险公司，准备把厂房入保，花一万多元请人吃饭，最后保险公司的人都说，这是黑厂，不能入保。”陈孝唐告诉记者。

常州市是中国复合地板之乡，据估算，地板生产企业就达500家以上，这些地板厂在每切割一平方地板时就会产生一公斤左右木粉。最大的

企业，每天要产生的木粉几十上百吨，最少的也要10来吨。

“很多企业发生火灾后，由于损失不大，或者直接扑灭，基本都不会上报，而政府部门根本就不知道。”一位企业业主如此说。

其实，早在2007年，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常州市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当地相关部门颇有表扬色彩的描述是：“火灾隐患在限期内全部整改，全市消防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全市两年来火灾四项指标明显下降，整治工作取得了实效。”

2010年，常州市火灾起数比上年下降13.9%，全年共发生火灾340起，死亡8人，伤2人，死亡人数上升60%。常州市消防部门归纳认为，目前消防安全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依然不高，群众消防安全知识技能欠缺，火灾自防自救能力差。二是重大火灾隐患仍然不少，高层和地下建筑、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防火门常开、疏散通道堵塞等习惯性违法行为依然存在。

在常州，和陈孝唐一样没有手续的非法筛粉厂有30多个，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厂只要打点一下政府工作人员，就可以继续开办。记者采访得知，陈孝唐在4年前就已开办木粉厂，场地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雇佣10来个工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陈孝唐实力不断壮大，后来，承包了徐建新的筛粉厂，在当地同类企业中，陈孝唐两个木粉厂的规模已成为当地“龙头老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地利。

“我们被他们弄惨了。”多名家属夜间在工厂上班赚取生活费，白天在车主、厂方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三者之间周旋，讨要医药费并且不断上访。

养患成灾

5月18日横林非法黑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陈孝唐的厂里仅仅购买了几台灭火器放在办公室，当地派出所一名民警作了一个比喻“事故发生之前，厂里的灭火器为鸡蛋”——一台也没有。有关人士分析，从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情况看，火灾隐患从产生、形成、发现、确定、整改到最终消除整个过程中，涉及多方面的原因和不确定因素，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隐患久拖不改，最终养患成灾。

根据公安部61号令的贯彻落实，消防工作逐步走向单位“管理自主、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的模式，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细化企业设立安全条件、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加大事故处理等形式提高单位隐患整改的自觉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州市有关人士建议，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把消防安全条件确定为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年审、发证等审批和许可的备案条件。这样以来，通过发挥各级行政监管部门的职责，形成促改火灾隐患的合力。“但是这对于合法企业来说有效，对于非法黑厂却没有用”。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工商部门对这些非法企业，基本上不管或者视而不见”。

一个木粉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有一次发现厂里碰电起火，他喊其他工人赶快关掉电源，自己却拼命往外跑。在他看来，李华没有逃离火灾被烧伤，“是因为他太倒霉了”！

记者调查发现，常州武进区从事木粉加工的众多黑厂，不仅白天生产，而且晚上也不断加班，由于天气炎热，许多工人直接光着膀子在仓库内干活，这些工人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工伤保险，工作处于高危状态。

如何让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燃”，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考题。

“强化大米”遇阻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国家有关部门主推的营养强化大米仍然未能“强起来”。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国内首批11家营养强化大米研发生产基地单位中，只有中粮、河南方欣米业集团等少数几家企业正在进行营养强化大米的量产与市场投放，而大多数企业或者没做或者没有做起来。

业内人士认为，迟迟未出的国标、高成本带来的有价无市等构成了企业进行营养强化大米生产与市场推广的重要障碍。

国标“难产”

“国标是市场准入的依据，尤其是食品的添加一直以来都很敏感。”对于迟迟未出的营养强化大米国标，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亚洲说，“有了标准，我们就能做。”

刘亚洲向记者进一步表示，哪些能添加，哪些不能添加，添加的量是多少，这些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否则，企业不好操作。

“目前添加剂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也在等待国家标准的出台。”广州增城粮食局新塘粮食管理所副所长卢庆忠同样告诉记者，“有了标准，我们就能做。”

目前的营养强化大米主要是参照大米国标和食品添加剂国标。而在刘亚洲看来，营养强化大米的标准并不是两个标准的简单叠加，它需要自身的一个标准，尤其是在检验、化验方面。

事实上，营养强化大米的标准早就形成，只是一直没有获得“合法身份”。

《中国企业家》记者从国家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了解到，由该委员会起草的营养强化大米标准早于2009年5月报送给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

该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标准对营养强化大米的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包装、标签等提出明确要求。

“等着用的标准却迟迟不出。”上述负责人坦言，“我们与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都曾经通过有关渠道催过（国家标准委）”。

然而，这一业界期盼的标准两年内仍未获颁布实施。

对此，记者致电国家标准委农业和食品标准部询问，工作人员以“采访需要通过新闻宣传部门”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据业内人士分析，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有关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定与颁布便变得异常谨慎。而在“塑化剂”风波下，营养强化大米国标的出台极可能变得越加遥遥无期。

有名无实

“小范围的生产在做，还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计划。”当记者问到营养强化大米的生产情况时，卢庆忠这样告诉记者。

北京古船米业的情景基本类似。“还处在实验室的水平。”刘亚洲说。

“有名无实”的远不止北京古船米业与新塘粮食管理所。在调查了解中记者发现，11家首批营养强化大米研发生产基地中，真正将营养强化大米进行量产的不超过三家。

我国对营养强化大米的研究开发从2002年开始，2003—2006年，我国营养颗粒混配型营养强化大米和喷涂型营养强化大米的科研和试生产基本完成。近年来，有一些企业小批量生产了强化大米并进行了试销售。

可是，销售的情况并不好。

去年4月26日，中国粮油学会营养分会、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营养强化大米”上市新闻发布会，中粮大米部、北京古船米业、新塘粮管所等11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营养强化大米基地。

“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推这个事是很好的，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的行政部门，而营养强化大米的推广普及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政府的定位。”在丹东维加力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天看来，中心的力量是不够的，而企业的力量更弱，靠企业往推是不可能的。

中粮大米部总经理杨红也曾表示，在国内推广营养强化大米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市场上的反应或许从超市的销售得到直观表现。在成为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合作企业后，乐购超市起初上架了营养强化大米。然而，时至今日，“营养强化大米”早已不见了踪影。

长期跟踪营养强化食品的上海励成营养产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徐克表示，“这两年跟前几年的情况基本一样，在国外有一部分市场，而国内的量则很小。”

转机

徐克认为，较高的成本造成了营养强化大米的“有价无市”。

目前营养强化大米有两种，一种是将铁、锌、钙、维生素等营养素喷到普通大米上面，混合、干燥后制成；另一种是将优质大米碾碎，然后将维生素B1、维生素B2、叶酸、尼克酸、铁、锌等营养素与米粉混匀，再通过模具压制，恢复普通大米形状，将这种米粒以4%到5%的比例，混匀在普通大米中，就是“营养强化大米”。

由于喷涂法要求企业具备完整的生产工艺，所以国内基本上采取的是后者的做法。

混配法所需要的营养颗粒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直接采购，一种是自己生产。

目前，市场上可见的营养强化大米多是企业采购营养颗粒而制成的。“这种营养强化大米的成本比较高，售价自然就高。”四川省延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洪泰说。

河南方欣米业销售部人士告诉记者，他们的营养强化大米每斤在1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大米的4—5倍。

孙洪泰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贵就贵在了营养颗粒上。”

记者